



Duke diary
公爵日记

白泽 路寒 著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Duke diary
公爵日记

白泽 路寒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爵日记 / 白泽，路寒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561-1108-4

I. ①公… II. ①白… ②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6617号

公爵日记

著 者 白 泽 路 寒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彭富强 段莉苗
特约编辑 施俊杰
封面设计 刘志豪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6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108-4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Duke diary

目录

CONTENTS

章一·传承之血

-002-

章二·过往

-024-

章三·葬礼

-047-

章四·评议

-063-

章五·漫长之夜

-078-

章六·不灭的王之血

-098-

章七·圣痕

-124-

章八·雷万丁之剑

-141-



Duke diary

目录

CONTENTS

章九 · 是，岳父大人

-163-

章十 · 约定

-183-

章十一 · 万能之釜

-204-

章十二 · 归亡之骨

-221-

章十三 · 最后的驱魔人

-240-

章十四 · 神怒之日

-259-

尾声

-280-

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他呈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

——亨德尔《弥赛亚》



► 章一·传承之血

“请问，有鸡蛋灌饼吗？”

如果阿联酋航空也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这种东西的话，那么夏离的这句话定然能入选“乘客提的最令人尴尬的问题”。

白色的客机飞翔在云海之上。阳光照进头等舱，照亮了少年好奇的眼瞳。

“请问，有鸡蛋灌饼吗？”

看着面前的乘务员，少年手捧着菜单，再次问了这个问题。

空姐半蹲着，微笑着看着少年。

可在沉默中，她的表情却变得极为复杂。

夏离觉得她没有理解自己的词，双手开始比画：“我是说，鸡、蛋，没错，egg，圆圆的那个……”

在解释“灌饼”的时候，他卡壳了，因为他不知道“灌”的英语单词是哪个。到最后，他只能深情凝望面前的大姐姐——“言传”达不到的话，那只能试试“意会”了。

只不过，不管怎么想，这样的场景都让人尴尬，周围的乘客忍不住悄悄笑了起来。

然后，少年听到低沉的声音在身旁响起，叫醒了已经“当机”的空姐。那人说了两句什么，紧接着，如蒙大赦的空姐连忙点头，从餐车里端出了各种少年认识或者不认识的菜品。

先是法式蘑菇汤和鹅肝酱，然后是牡蛎，最后是三分熟的牛排配白葡萄酒，还有巧克力慕斯作为饭后甜点……

一分钟之后，夏离面前的桌布上已经摆好了刀叉，一整套法国菜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空姐微微弯腰：“夏离先生，请慢用。”

夏离看着她推着餐车离开时的背影，听到身旁的声音。

“殿下，我们就快到了。”

夏离扭头，看到窗外浩荡的云层掀起波澜。

一阵大风吹来，大地之上的雾气和云层骤然被吹散了，原本影影绰绰的城市从浓雾中突显，庞大的建筑群如同森林一样笔直地伸向天空。无数的玻璃折射着太阳的光

线，照亮夏离的眼瞳。

就像是在经历了怪兽攻击之后，缓缓从地下升起的钢铁城市，陌生的景色一直蔓延到视野的尽头，庞大的城市终于映入眼中。

就好像完成新手任务之后，阻拦在道路尽头的迷雾终于消散，夏离仅仅是望着城市的一角，便觉得心潮澎湃，宛如飞舞在空中。

而在窗前，那个低头翻书的男人显得格外安静。可当他抬起眼瞳时，便能够从那一片湛蓝中感觉到化不开的深沉和肃冷。

虽然已经相处有几天了，但夏离看着那一双眼睛，总觉得还是有些不安。

“殿下，有什么吩咐？”

他合起了书页，轻声询问。虽然语气平淡，可是这个男人抬起头时，侧影却永远是逼近的刀锋，给人莫大的压力。

“没什么。”

夏离露出笑容：“早上好，康斯坦丁。”

夏离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几天前。

在那之前，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在旧金山的富豪外祖父。直到七天前，外祖父去世，死讯带着一大笔遗产从天而降，砸在夏离头上，令他分不清东南西北。

而作为外祖父的私人秘书和代表人，康斯坦丁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他的世界中。

虽然他的伯父曾经跟他说过：人生大起大落实难预料。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六天前还是无所事事地待在高中学校，现在已经快要到达大洋彼岸的旧金山。

直到快要吃完的时候，夏离才想到有些不对：“康斯坦丁，那个空姐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一张带着夏离名字的烫金卡片被推到少年的面前。

“家族有阿联酋航空的股份，百分之三，自您登机之后，每一个机务人员都应该清楚您的身份。现在的您，是他们的股东。”

于是，一瞬间，夏离切牛排的动作凝固了。

虽然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那个家族是豪强，但万万没想到，竟然“豪”到连航空公司都有了！果然公爵家就是财大气粗……

想到这，夏离忍不住低头看了看胸前“玫瑰与剑”的徽章。

这是除了钱和不动产之外，外祖父留给他的另一个东西，一个代表着特殊的“头

衔”的家族徽章。

那是一个在如今这样一切都在向前飞奔的时代中，更显稀少和珍贵的称呼：第十三代斯图亚特大公爵。

阳光之下，客机从天而降，在跑道上落下。

当夏离从廊桥走下时，发现一辆礼宾车已经停在身旁。穿着西装的司机弯腰行礼。刚下扶梯没走两步，脚没怎么沾地的夏离就这样被送进了车里。

“不是要过海关的吗？怎么现在就坐车了？”

少年坐在宽敞到有点令人炫目的加长轿车里，觉得有些不大适应。相比之下，对面继续看书的康斯坦丁就淡定许多：“些许特权而已。”

轻描淡写的语气中，少年开始憧憬自己成为公爵之后呼风唤雨的未来：帝国主义真是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啊……

轿车没有停留，载着夏离冲入街道之中，于是，如森林一般的大厦，还有陌生的风景扑面而来。

在车马的洪流中，街角少女的长裙微微掀起，跑步的年轻人外套上Lady Gaga的黑眼圈分外醒目。在不知道从何处传来的隐约钟声里，夏离忍不住伸出手，按在车窗上，仿佛这样便能感应到近在咫尺的城市呼吸。

“……就是这里？”

夏离好奇地看着窗外的旧金山：“和我想的有些不一样。”

“变化总是难免的。”

“变化？”少年凝望着窗外，“或许会有吧。”

那一瞬间，夏离忽然觉得：有什么已经结束了，又像是什么即将开始。那样的感觉太快，快得他抓不住这一缕思绪的尾巴。

穿过人潮汹涌的都市，又经过了高悬在海面之上的金门大桥，汽车一路畅通无阻，沿着盘山的公路前进。而窗外的景色，也从都市森林和宽阔海景变成现在的阴沉模样。

浓密的树荫渐渐遮蔽了阳光，夏离看着道路在背后消失，忽然觉得自己正在前往什么古怪幽深的地域。

行进到道路尽头时，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家的门。可现在的景象，完全超越了他最狂野的想象。

“那是什么？”

就在前方，葱绿的树荫被漆黑如剑的影子撕碎了，那是一扇钢铁之门。

在漆黑的铁门之上，浮雕铭刻着骑士和恶龙的对决，狰狞的尸骨骑士像是要从铁门上扑出，给人莫大的压力。

大门的顶端，被斩下的龙首低垂，凝望着面前的来者，那种森冷的视线宛如有生命，仿佛下一秒潜藏其中的意志就会使其活过来。

“第十一代公爵的收藏，现在是庄园的大门了。”

康斯坦丁带着夏离下车，手中提着夏离的行李，向前走去。

距离越近，夏离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发具体。他有些想要回去，可扭头却发现礼宾车已经无声地消失在密林深处。

仿佛站在异境之门的前方，夏离感觉和人世间的最后一线关系也被隔绝了。

就在那一瞬间，庞大的黑铁之门轰然洞开。阳光如潮水般涌来，驱散林中的阴晦，也照亮了少年的脸庞。

有风从门后吹来，吹起少年的头发。

夏离呆立在门前，许久。

“这是我家？”

葱绿色的草地在视线中拓展，笔直的道路冲破了绿地的阻挠向着前方延伸，甚至跨越了一个清澈的湖泊，直到尽头，茂盛梧桐的掩映中，白色的别墅隐隐露出一角。

透过窗户，夏离能够看到微风里飘动的窗帘。窗口下的花圃中，海棠花盛放，随着风飘来一阵轻微的香味。少年沉默地注视着宽广的庄园，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自己想象中的家族和现实比起来有多渺小。

可是他想破头都想不明白，外祖父在国外的产业，究竟是什么样的。

“殿下，跟我来。”

康斯坦丁的声音令他从呆滞中回过神来，跟上前去。

可就在前进中，他感觉到有人在扯着自己的袖口。在扭头之后，夏离终于看到一双巨大的眼瞳，还有两行白净的牙齿在咬着自己的袖管。

那一张瘦长的脸凑近了，蹭着少年的脸颊，然后又伸出舌头舔了两下，令一惊一乍的夏离放松下来。

那是一匹金黄色的小马。它似乎刚出生不久，脚步轻柔，像是恶作剧一样地跑了过来，舔着少年的脸。

夏离试探性地伸出手，抚摸着它的脸颊，感受着它舔舐时带来的温度。小马的眼睛在看着他，眼睛眨啊眨，令他有些心动。

“看来它喜欢你，少爷。”

在少年的前方，苍老的声音响起。

阳光下，老人的银发一丝不苟地梳理在脑后，礼服庄重而矜持，向着少年行礼：“初次见面，请恕我来迟。”

“庄园的管家，亚伯。”

康斯坦丁为夏离介绍时，神情依旧冷淡。

老人像是习惯了，只是笑了笑，抚摸着小马的马鬃感叹：“它出生才一个月。除了母亲，没见它跟谁太亲近。看来少爷您和它真的很有缘分啊。”

老人轻轻地拍了拍马颈，小马打了一个响鼻，有些恋恋不舍地望了夏离一眼，跑远了。

“少爷，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亚伯弯腰行礼，然后提起了少年沉重的背包，“请跟我来。”

听到他的中文也说得这么流畅，夏离顿时有种惊喜感，家族果然高端洋气，就连管家都是个外语人才。

管家走在前面，而康斯坦丁却停下了脚步，说：“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亚伯点头，夏离目送着秘书走远，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松了口气。

“自从老公爵去世之后，康斯坦丁先生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亚伯低声解释：“康斯坦丁先生虽然严肃，但对家族忠心耿耿，他有时候说话可能不中听，但也是为了少爷好，希望少爷不要在意。”

夏离苦笑，点头称是，跟着管家走向前方。而庞大的别墅，已经近在眼前。

“玫瑰庄园的别墅是十一代公爵时期修建的，老公爵还在的时候曾经翻修过两次，但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主馆供您会客和起居，佣人们都住在附馆中。”

老人带着少年走在通往别墅的道路上，一路上不断有路过的男女向夏离和老人行礼，其中不乏魁梧的中年男人和妙龄少女。亚伯低声介绍：“铁枝庄园的常驻人员一共有九十七人，其中大部分都在外围工作。还有一部分负责艺术品的养护和保管，每个月来一次。这些事情您不用操心。接下来我带您看一下您的住所。”

大门无声地开启，亚伯微笑着为少年让开了通道。在门口，少年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进了自己的新家。

“会客厅是1982年才经过翻修的，那个时候的小……呃，修建成了洛可可式的风格，相对其他的地方比较轻快和新颖一些……”

厚实而光滑的木质地板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夏离眼花缭乱地看着那些艺术品

和画饰，厚重或轻灵的油画点缀在墙壁上，狮子或者飞鸟浮雕盘旋在廊柱之上，令人目眩神迷。

在前进中，没有注意脚下的少年忽然觉得自己撞到了东西。

紧接着，身旁的茶几被撞翻了，镶嵌着金丝和装饰着珐琅的茶杯迅速落地，摔得粉碎。

夏离低头看着脚下的碎片，有些尴尬。

“呃……刚才没站稳。”

“少爷，还请小心。”亚伯挥手让仆人收拾东西，紧接着说，“很遗憾没办法让您尽兴游览，我们要看的東西还很多。”

“没关系。”

夏离挥手，努力端出了公爵的威严，但看起来却像是鬼子进村：“前面带路。”

“接下来是宴会厅。”

亚伯带着夏离穿过走廊，沿途的仆人们恭谨地为他们打开一扇扇门。夏离已经快要忘记自己究竟是怎么走进来的了，他完全迷路了。

在宽阔的舞池里，少年环顾着四周。金碧辉煌的穹顶上描绘着他无法辨识的油画，如果刚才的会客厅算得上简单朴素的话，那么此刻的这里就是极尽奢华。

“老公爵在世的时候，很少举办宴会，但第十一代公爵是一位喜欢社交和贵妇的狂人。每个星期都会邀请各方的名流来自己的城堡，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和贵族在这里举杯相谈……顺带冒犯地说一句，您的这位先祖是位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前后换了十六任妻子，最短的一次婚姻甚至只维持了半个月。”

夏离目瞪口呆：“就这样还有人愿意跟他结婚？”

“当然，您的每一位先祖都继承了家族人的英俊和魅力，以及对情人的慷慨……不过您的外祖父出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其他人来往了。”

“听起来好像就我一个人比较丑啊。”夏离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摸着脸，忍不住有些自卑。

“少爷您还是少年，真正的男士魅力也并不在于是否英俊。”

亚伯管家笑了笑，帮他推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是教堂和祈祷室……”

……

“家族的教堂修建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建筑师是来自欧洲的……”亚伯在介绍。

“祈祷室在您的左边，以前神父还常住于此，但后来出了些事情，神父变得有些不受欢迎……接下来是书房。”亚伯依旧在介绍。

……

“书房一共收藏了二十多万本的古代文本，由专人打理，其中包括孤本两千本，有三分之一是各方面的记录文献，现在的书有些少了。因为以前老公爵嫌太多，给长者信仰学院捐赠了一大半。”亚伯还在介绍。

.....

音乐室、摄政厅、私人电影院、花园、马厩、马球场、车库、酒窖、地窖、吸烟室、女仆班、仆人的休息室……亚伯整整介绍了一个下午。

令夏离诧异的是，明明答应来这里才不过是两天前的事，可他们似乎已经把所有东西都给自己准备好了。

想到这里，他再一次回忆起自己刚进马球场时的场景——参观完马厩之后，管家一挥手，就不知道从哪里跳出几个穿着骑马装，干练且养眼的女孩儿。

异国的少女大多发育得较早，而且身材高挑。这几个女孩中最年轻的人和夏离差不多大，但都隐隐要比他高出几厘米。见到了他之后，也并不害羞，还有胆大的女孩儿向他悄悄眨眼睛。

“少爷，她们都是旧金山马球俱乐部的精英，负责教授您与马球相关的运动。”

管家说着递上了一根球杆，征求着他的意见：“您需要现在上场看看吗？”

他们就连打马球的小伙伴们都帮自己找好了，夏离表示很感动，然后拒绝了亚伯。

姑娘们一个一个都这么漂亮养眼，万一我把持不住怎么办？要不要再给我准备一个贴身的女仆啊！

夏离忍不住胡思乱想，这时，就听见亚伯的声音。

“其实您还有一位贴身女仆，她正在为您采购一些生活用品，晚饭过后应该就可以见到她。”亚伯笑了起来，向他挤了挤眼睛，露出有些感慨的笑容，“她从小在庄园里长大，是个漂亮的好姑娘啊。”

还真有……

夏离假装淡定：“亚伯，晚上还有什么安排吗？”

“来自英国的两位裁缝师刚刚下了飞机，预计晚上会到达，您的尺寸我在登机之前已经发给他们了。他们将会带来成品供您试穿。您喜欢较为西方一点的正装，还是较为体现中国传统风格的衣服？”

说到这里，亚伯遗憾地感叹：“虽然现在的裁缝技术已经没法跟过去相比，但只要给钱，英国人的服务态度还算不错。”

管家很矜持地表露出“不过是钱的问题而已”的神情，但夏离却觉得有一股土豪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他忍不住想要扑上去抱住管家大腿哭叫：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幸好，他及时反应过来，这都是自己的钱啊！自己抱自己的大腿多不雅……
然后，他整个人跌进奇怪的联想中去了……

“亚伯，我现在有多少钱？”

夏离对回答满怀期待，可管家的神情却有些疑惑起来：“具体的资产金额和投资是由康斯坦丁先生管理的，我除了家族的企业之外，了解的也不多。请恕我无法回答。”

说到这里，他又想起了什么：“不过前些年，有个能说会道的年轻人觐见了老老公。老公公用打桥牌的赌资投资了他的数码产品公司，据说这两年经营得不错了。庄园里的电子设备都是他赠送的。”

说着，亚伯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指着背面的水果商标：“应该就是这个。”

良久的沉默，少年的表情抽搐了一下：“那个……乔帮主不是死了吗？”

“只是大多数人都这么以为而已。”亚伯意味深长地笑起来。

一整个下午都耗费在游览中，夏离双腿几乎走得发软，却只是迷糊地逛完了一圈。直到最后，管家的脚步终于停止：“少爷，这里就是今天您最后要看的地方了。”

少年疑惑地抬起头，看到大门之上的厚重浮雕和诡异装饰。

这里是整个庄园的建筑群中最核心的地方。建筑的样式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模样，甚至没有任何窗户，就像是要隐藏什么不能见光的秘密。

“这里是庄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家族的私人博物馆。”

苍老的管家弯腰行礼，语气带些遗憾：“未经允许，在下不便进入。不过，康斯坦丁先生会在里面等您，请恕在下告退。”

说完，亚伯点了点头，转身离开。

天色将暗，门前只剩下夏离一个人。他抬起头看向大门，或许最后的秘密就在面前了。

在少年的面前，大门无声开启。

随着厚重的大门开启，其中的阴暗终于显露出来。

墙壁上的烛台像是感应到了主人的到来，纷纷亮起，数十支火苗无法照亮整个庞大的建筑，却足以让人看清走廊大概的模样，还有墙壁上的油画。

那些油画大多数是肖像，上面每个人都穿着严肃的大礼服。

有人端坐，神情严肃；有人手捧诗集；还有人按剑挺立，俯瞰城池……他们大部分人都是面容肃杀的男人或者女人，偶尔有人微笑，可是眼神却冰冷一片。

每一幅油画看起来都是大师之作，下面的金属铭牌上写着肖像主人的生卒年月和大概生平。夏离看不懂英文，但却能够感觉到字里行间的厚重和流逝的时光。

夏离不安地前行，偶尔抬头看向那些肖像油画时，仿佛过往的历史扑面而来。

直到最后，走廊的尽头是宽阔的大厅，在同样暗淡的烛光里，沉默的男人端坐在椅子上，看向走近的少年。

“康斯坦丁？”夏离轻声呼唤。

冷峻的秘书就坐在那里，夏离只有看到他现在的模样时，才觉得这个秘书并非看起来那么年轻。第一次见到康斯坦丁时，他觉得康斯坦丁只有二十多岁，在归来的路上，他觉得康斯坦丁可能三十多岁，可现在他却忽然觉得……康斯坦丁已经很老了。

他看起来年轻，棱角分明，强大而富有力量，就像是一尊希腊式的英雄雕像。想要识别他的年龄，只能去拂拭他身上时光留下的灰尘。

“殿下，你到得比我想象的要晚，但时间正好。”

他指了指面前的座位，示意少年落座。

夏离看着四下隐约的黑暗：“康斯坦丁，这里是哪儿？”

“家族的私人博物馆。”

康斯坦丁抬起头，淡淡地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应该让您知道了。”

说着，他起身，用桌子上的烛火点燃了墙壁上的烛台，室内略微亮起。冷峻的秘书抬头看着那些俯瞰着他们的油画：“历代公爵和家族成员的肖像都存放在这里，斯图亚特家族大多数时候都是一脉单传，所以也很少有兄弟或者姐妹同代的情况发生。初代和二代公爵的肖像已经遗失，这里只有十幅肖像。其他的大多都是足以证明他们生平的古董和战利品。”

“战利品？”

“没错。”

康斯坦丁用烛火照亮了角落中的沉重盔甲，它们折射着冰冷的光芒。胸甲和武器上布满了刀剑劈斩、箭矢贯穿的伤痕。

“斯图亚特家族自诞生以来便以勇武和善战出名。自从家族创建伊始，我们便不断经历战争，从以前，到现在。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改天可以去家族旗下的军工产业看一看。”

康斯坦丁毫无停顿：“在老公爵在世的时候，我们还赢得了伊拉克作战美军的订单。”

“康斯坦丁……”

少年诧异地举起手，像是个小鬼子：“难道，我们是为战争贩子干活？”

可就在抬头的瞬间，他却从康斯坦丁的背后看到一个未曾注意的狰狞黑影。它拔地而起，身体怪异地扭曲着，开枝散叶，几乎覆盖了大半个天花板。夏离的视线就像是被它虬曲狰狞的棱角挂住了，无法移开。

在寂静中，夏离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察觉到他的眼神，康斯坦丁漠然地举起了桌上的烛台，照亮了身后那个东西的容貌。

那是一棵黑铁和青铜铸就的枯树。

无数虬曲的枝节在空中生硬而尖锐地转折，枝杈如刀锋般锋利，笼罩他们头顶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分支。

盘根错节的铁之树足足占据了半个展示厅，破碎的钢铁交织成它的身体，扭曲的铁条化作它的枝干，无数的破碎剑刃和武器成为它繁茂的枝叶。尖锐的青铜枝干如同荆棘一般盘旋着它，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仅仅是烛火稍微亮起，便令它开始愤怒地颤抖，无数锋锐的剑刃和铁片共鸣着，交汇成令人惊恐的啸声。

“这是……什么？”

“殿下，这就是家族的象征，也是我们称号的由来。”

康斯坦丁放下烛台，冷峻的双眼中像是倒映着时光的沧桑。

“1189年，罗马帝国、法国和英国的君王在教皇的号召下组建了规模最为浩大的第一次东征，而作为他们敌人的是被贬斥为恶魔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那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家族的第四代公爵——奥古斯丁。

“战争持续了三年，留下的尸首和毁灭的刀剑足够堆积成山峦。直到奥古斯丁被超过三十倍的军力围攻死去，东征军都不曾失败。

“在那一场围攻的大战里，黑教团损失惨重，而我们奋战至最后一人。奥古斯丁临终之前手刃了数十名敌人，所有人都不敢上前去向他挑战，最后他被弓弩的箭矢穿刺而死，又被斩下头颅和四肢……”

夏离无法想象那样暴戾而残忍的场景，可是眼前却如同亲眼看见一样，看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身影站在无数的敌人面前。

他的背后是无数的尸首，脚下是碎裂的刀剑。

夏离恐惧地深呼吸，却仿佛被魔住了，动弹不得。

他身不由己地被拉入往事之中，看着那个男人如何怒吼咆哮，又如何死去，仰天倒下……

康斯坦丁仿佛带有魔性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贵族的尸骨将葬在故土，可战场上却没人能够找到奥古斯丁的全尸。因为他的血肉沾染在每一片碎裂的刀剑上，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他的儿子将他的尸首碎片和那些损毁的武器全部带回了家族，然后将它们投入炼炉。

一连三日，鼓火的工匠们都能听到炉火中的狮子咆哮和战场杀伐的声音。

据说他们拼命添炭吹火，令火焰变成地狱中的赤红，可上千度的高温也无法融化那些沾染了奥古斯丁鲜血的剑刃碎片。到最后，熔炉炸裂，这一座青铜之树从中诞生。

“这就是奥古斯丁的归亡之棺，树干之上有他的儿子亲手刻下的铭文。”

康斯坦丁轻声低语，却引起无数铁枝如潮一般的鸣啸，震颤不休。

“自此日起，‘铜棘与铁枝’便缠绕在斯图亚特之上。”

夏离陷入了黑暗之中。

仿佛无数人在耳边低吟呢喃，康斯坦丁的嘴唇不断地开合，在飞速地念诵着什么。

那样的声音太过模糊可又轰鸣如雷，响彻他的躯壳。宛如漆黑的噩梦骤然来到，将他送到冰冷而寂静的深海中。巨大的压力将他的思绪打断，身体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

可是，却无法动弹。

四肢百骸像是被尖叫的怨灵所束缚，夏离努力地睁大眼瞳，看着康斯坦丁割破了手腕，手指轻触着自己的额头，赤红色的鲜血如活物一般游弋而来。

在不可言喻的重压中，康斯坦丁凝视着夏离的眼瞳，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那一瞬间，夏离听见了东西破碎的声响，寂静结束，无数人的呢喃被切裂了，康斯坦丁的手掌被无形的力量弹开。

蜡烛熄灭了。

在黑暗里，只有夏离紊乱的喘息，像是心脏被恐惧所攥紧：“你……刚才说什么？”

良久之后，烛火再一次亮起，黯淡的光照亮了那个男人的眼瞳，带着血色。

像是在短短的瞬间耗费了绝大的力量，秘书冷峻的脸上也显现一丝苍白，他垂下眼睛，低声回答：“只是普通的咒文而已。”